

第一講 台灣閩南語的源流與演變

1. 台灣閩南語的名稱問題

廣義的「台灣話」應該包括台灣閩南語、台灣客語、台灣南島語，甚至台灣華語，也就是說凡台灣人民所使用的語言，都可以稱為「台灣話」。有些人認為所謂「國語」（即華語）只不過是一種普通話不能算是一種方言，即不能歸入「台灣話」之中，不過有些人認為所謂「國語」和中國的普通話已經有很大的差別，並且在台灣有數百萬外省人為主、加上部分都市中的台灣籍新生代人口以此為母語，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新生的「北方官話台灣方言」。因此我們認為台灣境內語言有四種：即閩南語、華語、客語、南島語。日語、荷蘭語也因統治的關係在台灣使用過，但都未在台灣紮根，頂多只在台灣語言的詞彙中留下一點痕跡而已，自然不能算是台灣語言。

狹義的「台灣話」專指「鶴佬(Hòh-ló)語」，即政治上或學術上所謂「閩南(Bân-lâm)語」，或通俗所謂「台灣話」或「台語」而言，名稱問題曾經有一些無謂的爭執。茲簡單分析如下：

1.1 所謂「台灣話」名稱的問題

長久以來，台灣閩南人一直自稱自己的語言為「台灣話(Tâi-uân-uē)」，戰後常簡稱為「台語」，這是因為閩南語系人口一直佔台灣總人口的絕對多數，戰前約佔 85%，戰後因國民黨敗退台灣，帶來大量軍民，造成台灣人口結構變動，目前閩南語系人口約佔 73.3%，外省人有 13%，客家人有 12%，山地人有 1.7%，無論如何閩南人一直都佔著壓倒性多數(1)。不但如此，台灣地區的經濟中心，即大都會，幾乎全部在閩南語區內。人口的優勢加上經濟的優勢，造成閩南語在台灣的優勢地位。即使日本時代或蔣家時代推行「國語」（在日據時代為日本語；戰後為中國普通話），閩南語在台灣仍然是最具優勢的語言。閩南語可以說是台灣的「自然共通語」，他被稱為「台灣話」是非常自然的。不過近年來所謂「台灣

話」一詞受到質疑，原因大抵如下：

1.國民政府的「國語教育」，經過三、四十年的強力推行，達成中年以下無人不通「國語」的成果，相反地都市中不會本土語言的青少年越來越多，換言之，「國語」正在急速成長，而本土語言在急速萎縮之中，「國語」在台灣不但是政治的標準語，儼然已經是台灣的共通語，相對的閩南語在台灣既不是政治的標準語，他在台灣的自然共通語的地位也受到極大的挑戰。以「台灣話」稱呼閩南語乃受到非閩南語人口、甚至閩南語人口本身的質疑。

2.近年來隨著台灣本土意識的高張，台灣族群意識日漸高揚，非閩南語人口，特別是客家族群對於以「台灣話」稱呼閩南語提出極強烈的質疑，不但否定閩南語在台灣共通語的地位，同時也否定了閩南語在台灣本土語言的代表性地位。以「台灣話」指稱閩南語遂成為台灣族群間的一個不穩定因素。

1.2 所謂「閩南語」名稱的問題

台灣閩南語源自閩南，以發詳地為語言名稱，原無可厚非，但「閩南語」一詞近年來也受到相當的質疑，問題有二：

1.所謂「閩南語」一詞原為學術上術語，蔣家時代政府為恐台灣意識高張，極力壓制所有冠上「台灣」二字的名詞，因此所謂「台灣人」、「台灣話」都是敏感的名詞。蔣家時代政府極力推銷「閩南語」一詞，凡公家指稱台灣話時一概稱為「閩南語」。壓制「台灣話」一詞的使用，解嚴以後，「閩南語」一詞遂受到本土意識較強烈者的質疑。

2.«閩南»原本是指稱«福建南部»的地名，台灣並不在«福建南部»，以«閩南語»指稱分佈在南中國海邊緣濱海地區所有閩南語系方言，不但台灣知識份子提出質疑，在潮汕地區受到潮汕人士更強烈的質疑。

3.«閩»的本義是«蛇»，凡以動物為民族命名者即帶有民族歧視的意味。

1.3 所謂「鶴佬語」名稱的問題

「鶴佬」一詞原為客家人或廣府人對閩南民族的稱呼，不但台灣的閩南人被稱為「鶴佬」或「鶴佬人」(客語 Hók-ló)，在廣東、福建也被稱為「鶴佬」或「鶴佬人」(客語 Hók-ló/hók-láu；粵語 Hók-lóu)，在廣東、福建也被稱為「鶴佬」或「鶴佬人」。「鶴佬」一詞遂成為閩南民族的民族名稱。閩南民族原來沒有專有的民族名稱，現在有了「鶴佬」這個名稱，用「鶴佬語」來指稱所有閩南語應該是比較恰當才對，近年來有些反對人士提議採用「鶴佬語」的名稱，但是也受到相當的質疑，問題有：

1. 「鶴佬」一名是客家人或廣東人對閩南人的稱呼，不完全受到閩南人的認可，這個名稱在台灣雖然不感到「歧視」，在廣東就有「歧視」的意味，福建的閩南人也不認同這個名稱。在台灣「鶴佬」也以客家人較常使用，閩南人本身不太自稱「鶴佬」。

2. 「鶴佬」二字是同音假借。許多人寫做「福佬」，是「福建佬」之義；另一個通俗語源學的流行用法是吳槐先生所提倡的「河洛」二字(2)。都是通俗語源學的訓用字

但依筆者的考證，這個名稱的本字應當是「貉獠」二字，「獠」即唐代福建的「獠蠻」或「蠻獠」，「獠」和「洞」原是分佈於閩粵地區的兩個百越民族，「洞」即今之「僮族」，中共改為「壯族」；「獠」(Ló)即唐代所謂「獠獠」或今之「仡佬」，是僮族的一支。而「貉」字當為自古中國對夷狄的稱呼，「貉獠」的意思就是「蠻獠」，即獠族的蠻人之義。客家人自稱是中原人，而閩粵地區在唐代以前仍是蠻地，因此以「貉獠」二字稱呼其鄰族的閩南人是可以理解的(3)。因此所謂「鶴佬」或本字「貉獠」的本義其實含有民族歧視的意味。

1.4 以開放的心態包容所有問題

由此看來，所謂「台灣話」、「閩南語」、「鶴佬話」這三個名稱，沒有一個能為所有人滿意，所有的問題都出在名詞命意上。不過依我們的看法，這三個名稱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可以調整用法。理由如下：

1.「台灣話」：「台灣」雖是地名而不是民族名，但閩南語在台灣既然有四分之三的母語人口，通曉人口更多，它具有共通語的性質是不可否認的，也就是說他在台灣諸語言中具有代表性的地位。以當地的地名為當地最通行、最具代表性的語言命名是世界一般的通例。因此以「台灣話」稱台灣閩南語，並沒有很大的瑕疵。

不過「台灣話」既定義為台灣閩南語方言，即不能再指稱所有閩南語的語言，若欲以「台灣話」含蓋所有閩南語，其所遭遇的困難和以「閩南語」或「廈門話」所遭遇的困難是一樣的。甚且台灣境內尚有其他語言，若以「台灣話」專指台灣閩南語，因而引起操持其他語言的族群反彈也是不值得的事。

本文指廣義所有台灣語言時用「台灣語言」；若排除華語，單指閩南語、客語、山地語三種台灣傳統語言時稱為「台灣原居民語言」或「台灣本土語言」；若排除台灣漢語，單指南島語時稱為「台灣南島語」、「台灣原住民語言」、或「山地話」；若單指台灣閩南語時稱為「台灣閩南語」或「台灣鶴佬語」或簡稱「閩南語」。

2.「閩南話」：「閩」(Bân)可以是福建省的簡稱，「閩南」(Bân-lâm)即指「福建南部」之義。但「閩」原來是民族名。「閩」字的本義是蛇，閩人屬古代百越民族之一，依「史記」的記載百越民族是蛇種，意即以蛇為圖騰，所以這「閩」的本義不一定有歧視的意涵，只是字面上有個「虫」(huí)傍，有人誤以為具有歧視的意思。不過現代意義的「閩」字，指「福建省」或「閩語」、「閩人」，並不覺得有歧視的意涵，倒是另一個可能是同源字的「蠻」確實具有歧視意味。

漳州、泉州地在閩南，以「閩南話」指稱通行於漳州、泉州的語言可謂名符其實。如果學術上所謂「閩南語」包括「漳泉話」、「潮汕話」、「瓊雷話」（「海南島話」及「雷州話」）三大方言。福建南部的閩南語在學術上屬於「閩南語漳泉方言」。「台灣話」源自漳州、泉州，和廈門話一樣是一個漳泉混合的方言，台灣話和漳州話、泉州話溝通沒有困難，和廈門話更是接近，雖然混入了一些外來的或新創的成分，畢竟還沒有到可以從閩南語分化出來獨立為一個方言的程度。在方言分類的層次上， he 可以和漳州話、泉州話、廈門話、平陽話平行做為「漳泉話」的一個次方言，但不是和「潮州話」或「瓊雷話」平行的方言。

稱台灣話為「閩南語」或「台灣閩南語」，是從其來源來說，猶如稱「美國話」為「英語」(英格蘭語)或「美國英語」一樣，其實沒有很大的瑕疵。不過因為閩南有地理名稱的意涵，稱「閩南人」可能引起誤會，指稱族群時可以稱為「閩南族群」，或「台灣閩南人」。

3.「鶴佬話」：如前所述，「鶴佬」是唯一指稱閩南族群的族群名稱，雖然本義有歧視意味，但現在它的本義已經被遺忘，既須考證，即表示已經沒有人知道它的本義如何了。筆者認為這個名稱可以接受。

「鶴佬」的名稱與用字，在正式文書上雖不太常見，不過其由來已久，口語上也頗通行。不過「鶴佬語」或「鶴佬話」的名稱只有和客家人有接觸的漳州人、潮州人以及北部台灣人才使用，在泉州或台灣南部就不用這個名稱。

2.台灣閩南語的地位

2.1 台灣閩南語在漢語中的地位

閩南語屬於漢語系閩語支的一個支派方言。閩語分佈於中國福建省的大部分、廣東濱海地區、浙江平陽縣一帶、海南島、台灣，散佈在南洋各國以及廣西、江西的東部，是漢語系之中一個分佈最零散、方言最複雜的語言。「鶴佬語」或稱「閩南語」分佈在閩語區的南部，分佈區域及使用人口佔整個閩語分佈區域及使用人口的泰半，語言特性也有很大不同，因此有人主張將「閩語」劃為「閩北語」、「閩南語」兩個語支。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閩語」是由古代「吳語」分支出來。(參見【附圖 1】)「閩南語」又從古代「閩語」分支出來。閩南人繼續從閩南向南移民。唐代以前閩南人已經移到潮州，後來分化出一個「潮州話」；元明以後又由閩南移出到汕尾、雷州半島、海南島及廣東沿海各地，並逐漸向廣西深入發展，分化出「瓊崖話」(海南島)、「黎話」(雷州半島)、「隆都話」(中山縣)、「平南話」(廣西)、「汕尾話」等；明末以後，閩南人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日本人、及後來的英國人共同進行了海洋大貿易及殖民地爭奪戰，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佔領台灣(參見【附圖 2】)。於是閩南人大量移民台灣，形成了「台灣話」

(參見【附圖 3】)；同時向北移民到浙江南部平陽縣(今蒼南縣)一帶、舟山群島以及江西省東部上饒地區；向南移民到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而潮州人移民到泰國。(參見【附圖 4.1-2】)現在除了近代從閩南漳泉地區移出的移民和「漳泉話」通話尚無困難之外，「潮州話」或「瓊雷話」和「漳泉話」溝通已相當困難。

「閩南語」使用人口據估計有五、六千萬人，分佈極廣而零散，方言相當複雜。閩南語三大方言之中，以「漳泉系」方言人口最多，分佈最廣，其次為「潮汕系」，最末為「瓊雷系」。使用人口數沒有正確的統計，一般估計「漳泉系」方言之中以台灣片人口一、七〇〇萬為最多，閩南地區人口約一〇〇〇萬人，分為廈門、漳州、泉州、龍巖四片，每一片都只有數百萬人口；潮汕地區約一〇〇〇萬，海南島約五百萬，雷州約二百萬，浙南約二〇〇萬，南洋約八五〇萬，分佈極零散，每一國的閩南人都只有數百萬或數十萬。

換言之，台灣是鶴佬語人口最多的地區。

2.2 閩南語在台灣的地位

【附圖 3】〈台灣漢語分州圖〉(2009)是筆者所繪的台灣方言分佈圖。這個圖只處理社會使用的語言，至於侷限家庭內少數人使用的語言或方言不予處理。現在就以上所提供的地圖說明如下：

1. 南閩州：南閩州屬於「混合腔」，主要分佈在台南縣及以南的平原區，這個區內當然也可以再細分為許多次方言，不過那樣的次方言之間，差異性都很小，而共同性很大。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看不出是漳是泉。譬如台南市〈入〉字頭唸 l-，很像泉州腔，不過〈薑〉韻又唸 ioonn，明明是漳州腔。像這樣的方言，我們無法歸入「偏漳腔」或「偏泉腔」。

本區的南部由高雄美濃到屏東平原的東部所謂六堆地區講南部四縣腔客家話。

2. 中閩州：嘉義以北，包括雲林、彰化、南投、台中及苗栗、新竹的海線地區，最遠達桃園西南角的蚵殼港。本區漳泉界線分明，濱海地帶大體上是泉腔方

言的分布區，內埔地帶主要是漳腔方言分布區。西邊的濱海地帶是同安、晉江、惠安腔等海片泉腔方言的分布區；近海平原地帶如彰化的溪湖、芬園，雲林的元長、褒忠、嘉義的蒜頭、台南的後壁則是安溪腔或山區南安腔等山片泉州腔方言的分布區。泉州腔方言的分布趨勢和原鄉祖籍的分布成了鏡象對照。

3. 客家州：北部客家分布在桃園縣南部，由中壢市以南，經新竹、苗栗、台中縣的東部，延伸到南投縣國姓鄉的一長條台地及丘陵地帶屬於客家話的分布區。客家話內部方言分歧，最優勢的是苗栗縣的四縣腔，其次是新竹縣的海陸腔，桃園縣近海的西半部講海陸腔，東半部講四縣腔，和原鄉海陸靠海、梅州靠山成為鏡上對照。

4. 北閩州：桃園以北，台北、基隆沿海到宜蘭縣全部是閩南語優勢區。桃園縣北部及東北海岸由三芝的東部，經基隆到宜蘭等台北盆地外屬於漳州腔，盆地內大部分是泉州腔，只有北部士林、陽明山、內湖屬於漳州腔。這個泉腔區內還有一個漳州腔的方言島，包括板橋、永和、土城等。整體而言北閩州的漳泉分布構成「漳包泉、泉包漳」的分布大勢。

5. 南島語州：整個中央山脈、雪山山脈經過的台灣中部高山地帶屬於「南島語州」，由北而南分布著泰雅語、賽夏語、賽德克語、邵語、布農語、鄒語、魯凱語、排灣語等原住民語言。

6. 花東州：花蓮、台東兩縣除高山地帶之外的低海拔地帶及兩個離島屬於「花東州」。花蓮、台東兩個沖積平原及綠島主要是閩南語分布區，海岸山脈及東部海岸線屬於阿美族分布區，蘭嶼是達悟（雅美）族分布區，花東縱谷是戰後才開發的農業區，閩南語、客語錯綜分布其間。

7. 澎湖州：澎湖群島全部，屬於閩南語分布區，以同安腔為主，白沙鄉以北屬於漳州腔，本島湖西鄉有長泰腔特色。

8. 金門州：金門縣，屬於同安腔閩南語分布區。

9. 馬祖州：連江縣的離島，屬於福州話的一個方言。

由上圖可知，在台灣本島，南島語主要分佈在高山地帶及東部海岸山脈的海

邊及河邊；客家話主要分佈在中部台地及丘陵地帶，在屏東六堆及花東縱谷與閩南語雜居；此外所有的大小平原地帶差不多都是閩南語的分佈區。至於離島地區，除了蘭嶼屬於達悟族、馬祖屬於福州話的分佈區，其餘如澎湖群島、綠島、小琉球、金門等全部是閩南語分佈區。由此可見閩南語是台灣最重要的語言。

3. 台灣的語言史

3.1 清代以前的語言生態

台灣本為南島民族聚居之島，漢人開發澎湖雖然開始甚早，正式定居始於元代，入明以後約十七世紀初期，漢人始陸續移民台灣，**荷蘭治台期間(1624-1662)** 包括西班牙治北部期間 (1626-1642)，**台灣漢人只有 5,000-15,00 人，原住民則有 15-20 萬人，白人不到 3,000 人。**明鄭時代(1658-1683) 末期，漢人達十二萬之多，但陷清之後，大部分官兵均回大陸，留下的只有二萬人。總之**這段期間，台灣最優勢的語言應該是南島語，不過語種甚多，約二十種，互不相通。**荷蘭人以所居的西拉亞族語為標準，為其設定羅馬字，以為傳教、行政、交易的工具，謂之「新港文字」，這種文字一直使用到嘉慶時代始廢。

鄭氏敗亡，台灣陷清。清初禁止中國人移民台灣，其後開禁，乾隆、嘉慶以後泉州、漳州兩府閩南人大量移台，潮州閩南人、福州閩東人也有移民。

客家移民稍落後，以嘉應州四縣為主的所謂「四縣客」最多，其次為以惠州府海豐、陸豐二縣為主的「海陸客」。此外福建汀州永定縣，漳州平和縣、詔安縣，廣東潮州府饒平縣、大埔縣等也有較少數的移民。

漢人大量移入之後，台灣人口急速增加，至清末，台灣總人口已達二百五十萬。這些漢人移民在台灣的分佈區也就是閩南語、客家語的分佈區，祖籍的分佈也就是方言的分佈。

關於清代的人口、祖籍，因為沒有詳細的調查，不得而知，日本據台以後曾做過七次的人口普查，其中第一至三次均做過語言調查，包括母語、國語（日語）、台語（日人台語能力）等。**小川尚義主編的《台日大辭典》(1907) 載有一**

張彩色〈台灣言語分布圖〉（見【附圖 5】），是台灣史上第一張語言分佈圖。這張地圖畫得相當詳細，漢語（所謂「支那語」）分為漳州、泉州、客家三種，原住民語（所謂「蕃語」）分為山地十族及各社平埔族語。漢人祖籍更詳細的分佈圖見〈台灣在籍漢民族分佈圖〉（總督府 1926 年調查，1928 年出版）（見【附圖 6】），地圖中記載了漳州人、三邑人（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人（以上所謂「福建族」）；嘉應人、惠州人、潮州人（所謂「廣東族」）。在本世紀初期，基本上祖籍和語言、或方言應該還相當一致，不過據調查，福建汀州永定縣，漳州府平和縣、詔安縣都有客家人，廣東潮州府除饒平縣、大埔縣有部分客家人之外大部分是閩南人，把所有福建籍的都歸為「福建族」（閩南人）、所有廣東籍的都歸為「廣東族」（日治時代日人文獻所謂「廣東人」皆指「客家人」而言）也是不恰當的。除此之外，印證我們的方言調查資料，地圖所記載的大抵不差，兩份地圖記載有所參差，大概是分類、分區有所困難的表現。

關於南島語的分佈，台北帝國大學言語研究室曾繪了一張彩色〈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載於《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1935)（見【附圖 7】）。這張地圖以顏色區分平埔族語、山地語，記載了二十一種南島語。是第一張台灣南島語分佈地圖。

由地圖看得出，閩南語分佈在廣大的平原、海濱、淺山地帶及澎湖群島，客語分佈在山坡地帶，南島語分佈在高山、東部、蘭嶼，閩南語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其次是客語。

比較漢人移民史的文獻記載，我們清楚地看出台灣的語言生態，經過二百餘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台灣原為南島語的分佈區，漢人移入之後，南島語受到極大的挑戰，由於政治、人口、經濟、文化都處於劣勢，凡是和漢語發生接觸的都逐漸衰退而至於消亡。清代將原住民分為生番、熟番，居於平地、接受漢化者為「熟番」（俗謂之「平埔番」或「平埔族」；居於山地或後山、未接受漢化者為「生番」（即俗所謂「山地人」、「高山族」、「山胞」，今自稱「原住民」），介於其中的半漢化原住民叫做「歸化番」，後來也逐漸變成「熟番」。「高山族」因為和漢人不相往來，其語言文化尚能保存原貌；「平埔族」因為和強勢的漢人聚居，有清一代，其語言、風俗、生活習慣消亡殆盡，少數和客家人

聚居的為客家所同化，大部分和閩南人聚居者為閩南人所同化。平埔族的語言消滅之後留下許多源自平埔族語的台灣地名(如艋舺、苗栗、大甲、沙轆……等)，不過其中一大部分已經被日本殖民政府及國民政府改為日本式或中國式的地名。

3.2 日治時代的台灣語言生態

一八九五年甲午之戰清國敗給日本，定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日本治台以後對台灣本土實施由漸進而至激烈的語言政策。五十年治台期間的語言政策可分三個時期：

1. **懷柔期 (1895-1906)** ——積極教導日人教師、官員學習台語（主要是閩南語），培養教育、統治人才，學校以日台對譯法，**以台語說明教授日語並有五小時時間以台語教授漢文。**

2. **收縮期 (1906-1936)** ——積極普及教育，鼓勵台灣人說「國語」。學校漢文課程逐漸減少到二小時，高年級漢文課甚至廢台語教讀，改以日語讀漢文。日語教材廢除對譯法，**改採以日語教日語的直接教學法**，日語普及效率提高，一九三五年已有 29.1% 的台灣人會說日語。

3. **嚴厲期 (1937-1945)** ——**實施皇民化運動**，社會上停止報紙漢文欄，禁絕漢文私塾，公家單位禁止說台語，獎勵「國語常用家庭」，對台灣語言採取種種差別待遇；學校廢除漢文課，嚴格禁止學生在學校說台語，設有糾察對，教學生互相監督，說台語者處罰。「國語」普及效果奇佳，至一九四一年，會說日語的人口已達 57.0% 。

雖然台灣總督府極力推行「國語」，但**直至一九四二年為止，家庭中以日語為常用語言的所謂「國語常用家庭」只有 9,604 戶，77,679 人（不含日本人），佔台灣人人口的 0.9%（黃 1993:94）。**據光復初期的報導，當時台灣的都市一片日語聲，也就是說，日語已儼然成為都市的社交語言，但台灣本土語言的根基完全沒有動搖。五十年間台灣傳統語言的閩南語、客家話、山地話仍然保存，唯平埔語幾近消滅，客語在閩南語區內的方言倒逐漸衰落，山地話受日語很大影響，**惟閩南語的勢力略有進展，分佈區擴大、大量吸收日語詞彙以為新名詞，使台灣**

閩南語趕上時代的進步。換言之，直至日治末期，閩南語仍是台灣最強勢的語言。

3.3 蔣家時代的語言政策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台灣歸中華民國管轄，國民政府初領台灣，一切典章未備，教育政策、語言政策自然無暇顧及，學校以台灣人教師為主，自然以母語教學。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其「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第一條規定「實行台語復元，從方言比較中學習國語」。看起來是個相當進步的教學法，但其目的如主任委員魏建功所言，是為了「恢復民族意識，建設語言心理」，其實所謂「實行台語復元」的主要目的是要借用台語來驅逐日語，至於「從方言比較中學習國語」，因為對兩個語言都沒有研究，自然無從比較起，實際上形同具文。

戰後初期台灣人民對台灣「回歸祖國」可謂「歡欣鼓舞」，熱情學習「國語」，但旋即發生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二月），國府政治腐敗，歧視台人，公務機關、公營事業之大小職務幾全為外省人包辦，台灣人大失所望，自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台灣人學習「國語」的熱情即大為冷卻，許多人以不學華語文，來做消極反抗。

一九五〇年左右，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帶來約一百二十萬的中國軍民，從此定居台灣，台灣人口結構，祖籍比率，族群認同都因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批新移民雖然祖籍各自不同，南腔北調，各說各話，但為了溝通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大力提倡，很快地學會了「國語」，其第二代並且多以這種「國語」為母語。加上這批新移民大部分位居軍、公、教、文等支配或指導的統治地位，即使非直接為統治者，亦多附屬於統治階層，因此新移民乃自然結成一種新族群「外省人」，「外省人」族群不但有其族群意識，並吸收了土著的「台灣人」第二代共同產生了一種新華語方言為其族群認同象徵之一。因操用這種新華語者多居都市（以台北市為中心），為與台灣人第一代的所謂「台灣國語」分別，有人謂之「台北國語」或「台北華語」。

此種新華語的主要成分，一般的看法認為是以江浙腔的華語為基礎，摻入各

地方言或外國語的語言成分，其中尤以台灣、香港、英語、日語最多。國民政府的本意雖欲推行「標準國語」，實際推行的結果卻是不標準的「台北華語」方言。無論如何「台北華語」在政治的推動下已經變成了台灣境內最具活力、最具競爭力的語言。

戰後四十餘年來，國民政府強力推行「國語」，成果「輝煌」，有「奇蹟」之譽。據估計截至一九九〇年為止已經有 80% 以上的台灣人口能夠使用「國語」，而不會「國語」的台灣人口不到 20%，黃宣範 (1993) 說：

「根據一九九〇年台灣地區人口普查，台灣目前為止仍有 155 萬成人未就學或不識字，另有 70 多萬人未受完國少教育，280 多萬人僅國小畢業。這 500 多萬人將是教育廳「掃除功能性文盲」計畫的目標。根據這個報導，我們有理由相信其中約有 400 萬人均屬於「不會國語」的一類。換言之，有五分之一的台灣人口仍不會國語。即使我們放鬆要求，承認有人雖只小學程度，但力求上進，學會了國語，但全國有 350 萬人不識國語是很合理的推算。」(p.131)

3.4 兩次「國語普及運動」的比較

從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治台至一九九〇年共四十五年的統治時間，會說華語的人口達 80% 以上，比較日本時代的「國語」（即日語）普及成果，一八九五年日本治台，至一九四〇年同樣是四十五年的統治時間，會說日語的台灣人只有 51%。可見國民政府推行「國語」的成績比日本殖民政府好得多。

國民政府的「國語教育」較台灣總督府的「國語教育」成功的原因分析如下：

1. **台灣漢語和華語的親近性**——台灣的閩南語、客語和華語同屬漢語系，互相之間具有規則的對應關係，互相學習較容易。而日語與台語屬不同語系，除日語的漢語部分外，相去較遠，不易學習。

2. **傳統的大中華意識**——閩南人或客家人自古為中華帝國所統治，對中國較有認同感，日本本屬外國，台灣人對日語即有強烈的排斥感，日語教育自始即不為台灣人所接受。但台灣「光復」，台灣一開始即自動湧起一股學習熱潮，加上國民政府教條式的大一統思想，許多人對象徵中華大一統的「國語」乃欣然接受。

3. 「外省人」比「日本人」多——國民政府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期間撤退台灣，所帶來的外來人口軍民合計共一二一萬，一九九〇年左右，外省人佔台灣總人口 13% ；日治末期的一九四三年全台日本人只 396,090 人，約占全台人口 6% 。

4. 國民政府較早禁絕台語——日本治台第四十三年的一九三七年才採取強硬的皇民化教育，廢除漢文課，並禁止在校說台語，在社會上提倡「國語常用家庭」。漢文課對台語的保存與提升有相當積極的作用。漢文課用台語文讀音唸古文，並以台語白話解說，雖不是直接的台語文教育，但透過白話解說，可將學童的台語由生活語言提昇為文化語言，而文讀音教育，更使其方便於吸收日語新名詞，使台語現代化。一九三七年實施皇民化教育以後，會說日語的人口直線上昇，一九三五年會說日語的台灣人只有 29.1% ，實施之後的一九三八年即躍升為 41.9% ，一九四一年 57% ，一九四四年 71% ，可見皇民化教育的效果非常大，雖然這個數字其實就是受日語教育的比率，受過日語教育當然會說日語，但會說到什麼程度卻又是另一回事。

國民政府的學校教育幾乎從未實施過以台語解釋、教讀漢文的漢文教育，中學「國文」課有七成文言文，全部使用華語解釋、教讀，致使台灣學生沒有機會學習如何將台語由生活語言提升為文化語言，吸收新知只能透過華語，使台語成為表達不便的語言。治台第十三年的一九五六年教育廳即下令在校禁說台語，並組糾察隊，叫學生互相監視，說台語的學生被施以體罰、罰錢、或「掛狗牌」的侮辱。另外規定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只做「國語服務」，國民政府對傳播工具控制尤嚴，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文化局以一紙行政命令即將閩南語節目限制為一小時，一九七六年行政院正式公佈「廣播電視法」，其中規定「方言節目應逐年減少」，即正式立法，使台語成為社會生活上無用的語言，逐步消滅台語。

總而言之，國民政府所實施的語言政策和日本殖民地政府的語言政策若合符節，都是以消滅台語為手段，以達推行「國語」的目的。但國民政府所用的手段比總督府更殘酷而徹底，且又利用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大義名分，使人樂於學習「國語」，軟硬兼施，所以達到「奇蹟」的效果。

3.5 當前台灣的語言生態

經過半世紀的華語教育，華語已經變成台灣的高階語言，而且是華語族群的新母語，在蔣家政權推動下儼然成為台灣最有勢力、最有活力的語言，所有台灣新文化的語言創造力都被這個語言所吸收。所有台灣傳統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南島語都受到很大的生存威脅，其語言使用場合日漸受到限制，使用人口流失，使用者的語言能力衰退，有語言衰亡的危機，閩南語因為人口眾多，略有抵抗力，客語及南島語使用人口較少，岌岌可危，正待搶救。

根據黃宣範 (1993)的估計，一九九〇年左右台灣二千萬餘人口，各族群人口的比例是：

| | |
|-----|-------|
| 閩南人 | 73.3% |
| 外省人 | 13.0% |
| 客家人 | 12.0% |
| 山地人 | 1.7% |

目前原居民的所謂「台灣人」仍繼續操用閩南語、客語、南島語，但客語在閩南語區內的語言島（見【附圖 8】）(5)及平埔族語消失殆盡。外省人雖然來自許多不同省份，但第二代以後則大部分以華語為母語。閩南語、客語、山地語雖未消失，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華語詞彙大量侵入，而原有的詞彙大量流失，語音、語法也有一些變化；另一方面使用人口大量被「台北華語」所吸收。其中尤以都市的客語、山地語所受沖擊最大。以下依黃宣範的調查(黃宣範 1993)對台灣各族人民的語言生活做一個簡介。

黃宣範(1993:130-131)曾於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對全國大專生及台北市居民受訪者的父母親的語言能力做過調查，估計不會說「國語」的人口比率如下：

| | |
|------|-----|
| 40 歲 | 15% |
| 50 歲 | 25% |
| 55 歲 | 35% |
| 60 歲 | 40% |
| 65 歲 | 45% |
| 70 歲 | 50% |

依黃宣範的估計，目前台灣已有 80% 以上的台灣人民會說華語，不會國語的台灣人口集中於老年層。

以下是依受訪人的父母別統計台灣籍全國大專生及台北市民的台灣人父母親會說華語的人口比率如下：

| | 全國大專生 | 台北市民 |
|-------|-------|-------|
| 台灣人父親 | 67.7% | 59.5% |
| 台灣人母親 | 63.3% | 59.6% |

全國大專生的父母年紀約在 45-55 之間，台北市民受訪人的父母年紀約在 55-70 之間，這是他們華語能力差異的主要原因。(p142)

黃宣範(1993:134-138)又調查台北市各語族最先學會的語言及其「母語」認同。為易於明白起見，以下將原表加以簡化，重新計算，則台北市人各語族及「最先學會的語言」的比率如下：

| | 調查人數 | 閩南語 | 客語 | 華語 | 大陸方言 | 日語 |
|-----|------|-----|----|----|------|----|
| 閩南人 | 198 | 189 | 1 | 7 | 0 | 1 |
| 客家人 | 32 | 3 | 26 | 3 | 0 | 0 |
| 外省人 | 101 | 2 | 0 | 68 | 31 | 0 |
| 通婚兒 | 73 | 6 | 4 | 57 | 6 | 0 |

由上表可知，閩南人絕大多數以閩南語為「最先學會的語言」，其次為客家人，外省人以故鄉方言為「最先學會的語言」者不到三分之一，其餘的主要以華語為「最先學會的語言」，通婚家庭的子女更絕大多數以華語為「最先學會的語言」。外省人大部分也都是不同語言或方言使用者的通婚，由此可見通婚對普及華語最有利，而對方言的保存最不利。

目前台灣兒童多半一入幼稚園即學「國語」，入「國民學校」之後學校生活全部使用「國語」，說「最先學會的語言」受到禁止，受教育越多，在校越聽話的，其「最先學會的語言」忘得最多，因此「最先學會的語言」不一定是他的「母語」。黃宣範乃又調查其「母語認同」，結果如下(p.138)：

| | 最先學會的語言 | 母語認同 |
|-----|---------|-------|
| 閩南語 | 53.5% | 41.3% |

| | | |
|----|-------|-------|
| 客語 | 8.2% | 6.9% |
| 華語 | 30.4% | 42.8% |

上表顯示，閩南語和客語的母語認同有下降的趨勢，而華語即大幅度上升。

黃宣範又調查受訪者上學前和受訪當時的語言能力，比較台灣居民各種語言能力的增減率如下(p.143)：

| | |
|------|--------|
| 華語 | +38.4% |
| 閩南語 | +16.3% |
| 客語 | +1.5% |
| 大陸方言 | -4.0% |
| 英語 | +43.0% |
| 日語 | +7.7% |

上表說明了各種語言的增減率極為懸殊。黃宣範解釋說：

「客家話之使用人口主要限於客家人之間，增加率微不足道。國語及英語一為官訂語言、一為國際通用語言，兩者同樣受到最強烈的「制度化支持」，增加率甚大，實不足為奇。台語（按指閩南語）增加率算是中等；面臨「推行國語，壓抑方言」的歧視政策，他的活力確為難能可貴。大陸方言是唯一不增反減的語言，因為台灣沒有大陸方言的環境。」(p.143)

英語、日語是外語，不是國內人民溝通的語言，黃宣範調查台北市民的溝通指數如下(p.144)：

| | 華語 | 閩南語 | 客語 |
|-------|-------|-------|-------|
| 外省-閩南 | 0.985 | 0.495 | 0.001 |
| 閩南-客家 | 0.985 | 0.72 | 0.025 |
| 外省-客家 | 1.00 | 0.356 | 0.03 |

這個表說明了目前台北市居民的溝通語言主要是華語，幾乎不同族群之間都以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而極少可能以客語溝通，而閩南語平均在 0.5。

現在閩南語／華語這雙語之間略具分工現象，也就是說看場合切換使用語言。譬如在官場、學校、百貨公司、高級餐館、大飯店、或與小孩子說話時說華語，但是回到家裡、買菜、或與老人說話便自動切換為閩南語。這種情形在都市

中特別普遍，范登堡(1986)曾研究台灣語言的使用(6)，他將都市中的台灣人分為二種：即本地人、出外人（由外地移入的台灣人），加上外省人共三種人，研究這三種人的語言行為，他發現出外人的語言行為非常類似外省人，就是喜歡說華語，而越是在大都會，華語的使用越普遍。出外人具有濃厚的中產階級投機性格。黃宣範也發現中學出身者比大學出身者或小學出身者更喜歡說華語。也就是說中間階級喜歡用一些裝飾，來提高自己的身份，予人以「高級」的印象，說華語是其中最好的裝飾品。相反地，閩南語、客語或南島語，除了政客競選時用來裝扮自己親民的形象，一般人不會用來當身份裝飾品。這顯示了台灣傳統語言的地位遠不如華語。

2000-01 年間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的學生們在本人的指導下針對桃園地區的兩大都市和鄉下的語言使用情形做了一次廣泛的語言社會學調查。調查的目的是要了解桃園縣各地，不同的場所使用語言的實況。

我們不用問卷方式調查，全部用偷聽的方式觀察桃園地區的人們到底是用什麼語言在交談，因為我們認為偷聽的方式比問卷更加客觀，更接近事實。

由這個調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桃園縣無論任何地方、任何場所，華語都是最為通行的語言，尤其是都市化越徹底的都會區、越高級的場所，華語都佔著絕對的優勢。閩南語比起客家話強勢得多，算是桃園縣第二優勢的語言，然而卻多半分佈在低階或老化的場所，即使在低階的場所，其使用率也不及華語。

桃園地區各種場所語言使用比較表(單位：百分比)

| 場 所 | 華語 | 閩南語 | 客語 | 雙語/外語 | 合計 |
|--------|------|------|------|-------|-----|
| 速食店 | 88.4 | 11.0 | 0.6 | — | 100 |
| 高級餐廳 | 69.5 | 23.0 | 7.0 | 0.5 | 100 |
| 火車站候車廳 | 67.1 | 30.4 | 2.4 | - | 100 |
| 百貨公司 | 63.5 | 24.5 | 6.5 | 10.5 | 100 |
| 夜市 | 62.2 | 29.6 | 6.8 | 1.8 | 100 |
| 機場 | 59.3 | 17.6 | 1.5 | 21.5 | 100 |
| 市內公園 | 54.5 | 23.9 | 17.5 | 4.1 | 100 |
| 傳統市場 | 48.6 | 23.6 | 19 | 8.8 | 100 |
| 登山步道 | 45.1 | 18.8 | 14.6 | 21.6 | 100 |

| | | | | | |
|--------|-------|-------|------|------|-----|
| 火車站電話亭 | 34.4 | 35.1 | 8.6 | 21.9 | 100 |
| 總平均 | 59.26 | 23.75 | 8.45 | 11.3 | 100 |

由上表的總平均看來，華語在桃園公共場所的佔有率已經接近 6 成，而閩南語不及 1/4，客語不及 1 成。客語唯一還佔有相當使用率的場所只有客家區內的鄉下菜市場。但是，即使在這個低階場所，客語的佔有率也只有 38%，比起我們在 1997 年所調查的嘉義市西區舊魚市場 94%、台南市兵仔市的 74% 的閩南語使用率少得多。

這個事實比我們想像的嚴重，我們已經沒有理由說桃園縣是一個閩南語或客語的分佈區了，這個地方確確實實已經變成是華語的分佈區了。其他的縣市沒有確實的調查資料，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推論，應該相去不遠。初步調查母語流失最嚴重的是北部，其次是東部，其次是中部，南部較好，但無論南北，都市的情形都很嚴重。

4. 語言競爭與方言融合

4.1 台灣語言的生存競爭

當語言互相接觸時，一定會互相競爭，正猶如生物的「生存競爭」一樣，語言或方言接觸時也會依循弱肉強食的競爭原理，強勢的語言或方言把弱勢的語言或方言吞食，弱勢的語言或方言成分被強勢的語言或方言吸收、或完全不留痕跡地消失於人間。

語言的競爭力主要的項目是政治、人口、經濟、文化、認同意識，而其中以政治為最重要，掌握了政治即可以掌握經濟、文化、認同意識，因此政治力所支持的語言，使用人口也會逐漸增加。台灣漢語因漢人人口、經濟、文化的優勢，併吞了平埔語的地盤；閩南語因人口、經濟的優勢吞沒了區內的客家語言島；華語因政治力的支持，併吞了所有在台灣的大陸方言的母語人口並逐步蠶食或併吞台灣傳統語言的使用人口。

無政治力介入的語言競爭是「自然競爭」，政治力介入的語言競爭是「非自然競爭」。台灣在漢人未移入以前，原住民已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數千年。原

始的台灣語言生態已經難以稽考，大概漢人或荷蘭人未入侵台灣以前，各部落語言之間也有所謂「語言競爭」，比如南部以西拉亞語為共通語，北部以巴賽語為共通語，是語言競爭的自然結果；漢人大量移入之後，開始發生了漢語與平埔語、閩南語與客語的競爭，閩南語逐漸成為台灣優勢語言，在這個階段，人口扮演了競爭力的主要角色，屬於「自然競爭」。但競爭的結果是漢語系的閩南語、客語、南島語系十多種語言佔地稱雄，造成台灣「多語分立」的局面，而以閩南語佔絕對優勢。現在各語的邊界地帶還在進行著語言戰爭，弱勢語言的地盤逐漸被強勢語言所蠶食。

語言的自然競爭有一個原則就是「語言接觸」。入侵台灣閩南語和漢語把接受漢化的平埔族、歸化番消滅了，原因就是平埔族接受了和漢語的接觸。但是高山地帶所謂「生番」在清代被視為「化外之民」，因此語言文化能夠保存至今。這是因為語言「不接觸」。直到日治時期，日語強勢入侵，原住民的南島語才開始和日語接觸，其結果產生了宜蘭的「日語客里謳」（Japanese creole），是一種日語和泰雅語的混合語。

日語與華語的入侵台灣屬於「非自然競爭力」的入侵。日語以「國語」的姿態君臨台灣，台灣語言面臨極大的危機。如果不是因為二次大戰戰敗，日本放棄台灣，台灣至今還在日本的統治並且實施皇民化式的語言政策，台灣本土語言可能已經瀕臨滅亡了。

戰後國民黨統治台灣，把日語驅逐出境，台灣本土語言獲得救援，得到喘息機會。但是不幸的是國民黨政府的國語政策非常類似皇民化運動，只是以中國的國語取代日本的國語而已。經過國民黨超過半個世紀的統治，台灣的本土語言同樣面臨極大的危機。不但是弱勢的南島語已經瀕臨滅亡，客語，甚至閩南語都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4.2 台灣閩南語的方言融合

閩南語、客語兩種漢語及約二十種南島語，如前所述是經過三四百年的競爭、弱肉強食、爭奪地盤，造成現在「多語分立」的局面。各語之間較少有融合的現象，頂多只有詞彙的借用罷了。

可是閩南語漳泉方言之間卻融合為台灣新方言。

台灣閩南語源自漳州方言和泉州方言，漳泉兩系方言在台灣共處一地，必然也要競爭的。早期漳泉間發生嚴重的分類械鬥——「漳泉拚」，可以理解為漳泉兩方言的「地盤」爭奪戰。通過械鬥把不同方言的人驅出地盤，可能使得地盤內的方言更加純粹。不過漳泉械鬥只是一時現象，三百年來，漳泉之間和平相處是正常現象，所以台灣閩南語總的趨勢是漳泉融合，就是通常所謂「漳泉濫」或「不漳不泉」。

明末清初以來是閩南人民大遷徙的時代，由於廈門市的形成和台灣、南洋的移民，漳泉兩系人民在廈門及各地移民區互相混居，方言互相融合，產生了種種不同配方的混血方言。這些混血方言不漳不泉，亦漳亦泉，兼具漳泉兩腔的特色，在台灣謂之「漳泉濫」（tsiang-tsuân-lām），「濫」是混合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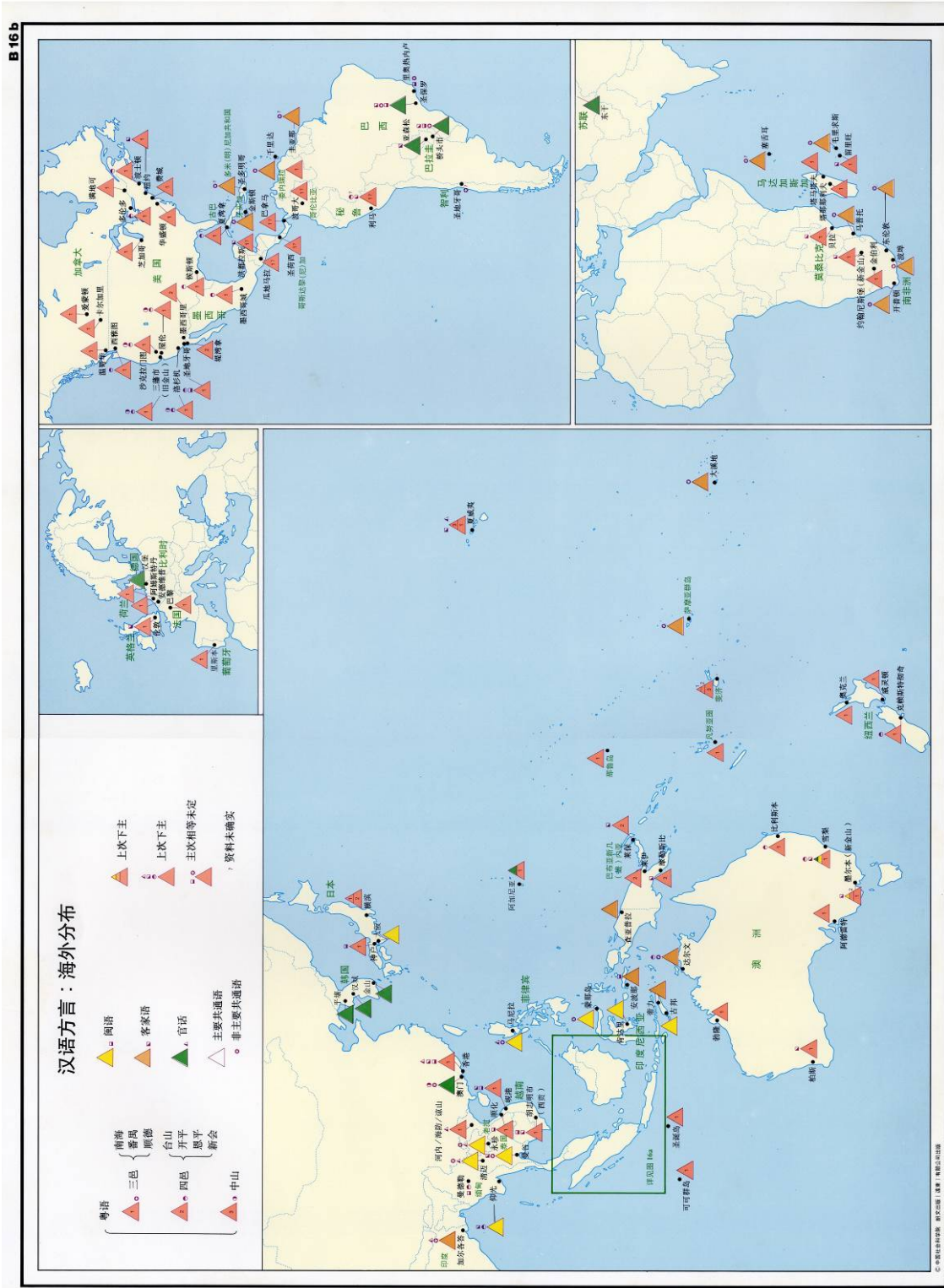
台灣的「漳泉濫」就像這個樣子。台灣閩南語和原鄉的閩南語溝通毫無問題，但台灣的閩南語方言細分起來不止一百種，這些方言有的較像漳州音、有的較像泉州音、有的又像漳州音又像泉州音，所以我們將台灣的閩南語方言分為「偏漳腔」、「偏泉腔」、「混合腔」三種。台灣閩南語沒有一個方言是純粹的「漳」、或純粹的「泉」，只有「偏漳」或「偏泉」之別，閩南語融合得太厲害，就看不出是「偏漳」或「偏泉」，我們謂之「混合腔」。

不過，漳泉混血不同於物質的混合，而較類似生物的遺傳，就好比夫婦結婚，生了許多孩子，兄弟姊妹臉形都有一點相像，看出是同一對父母所生，但是每一個人的臉形又都不同，有的較像爸爸，有的較像媽媽，有的又像爸爸、又像媽媽，這些孩子的臉形不是父母的臉形的混合，而是從父親或母親那兒，繼承了許多遺傳成分，有機地重新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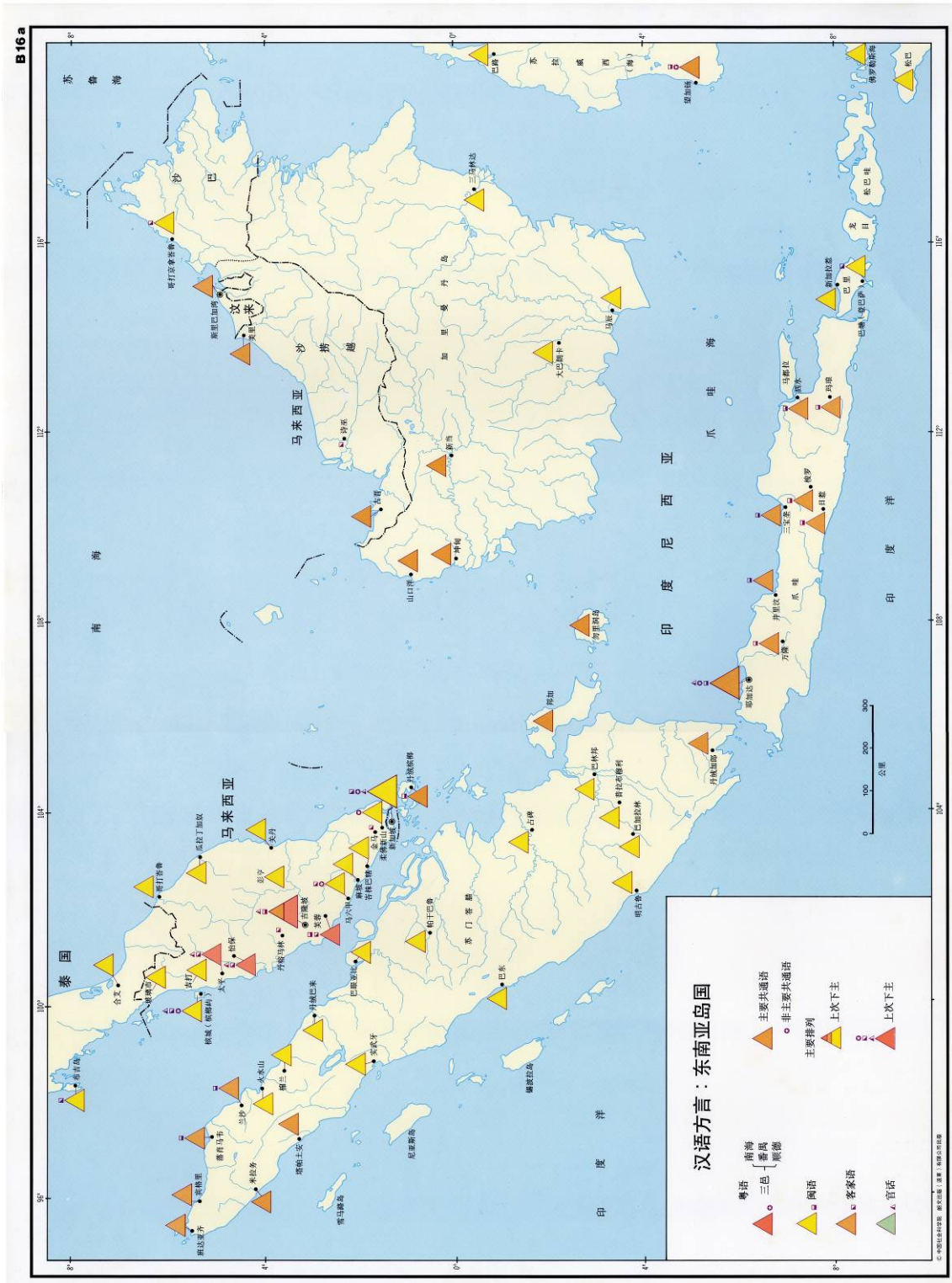
台灣的方言分佈參見筆者所繪〈台灣漢語方言分佈圖〉（附圖3），不過這張地圖是根據老年層的調查資料來繪製的，事實上「混合腔」正在急速地擴張。台灣閩南語方言已經找到自己的方向，不論是偏泉腔、偏漳腔或混合腔，都一起往同一個方向在變化，方言特色正在快速地消失。長此以往，台灣將只剩下一種口音一致的「混合腔」，而無所謂「偏泉腔」、「偏漳腔」了。詳參洪惟仁博士論

文《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ü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 (2003) 的論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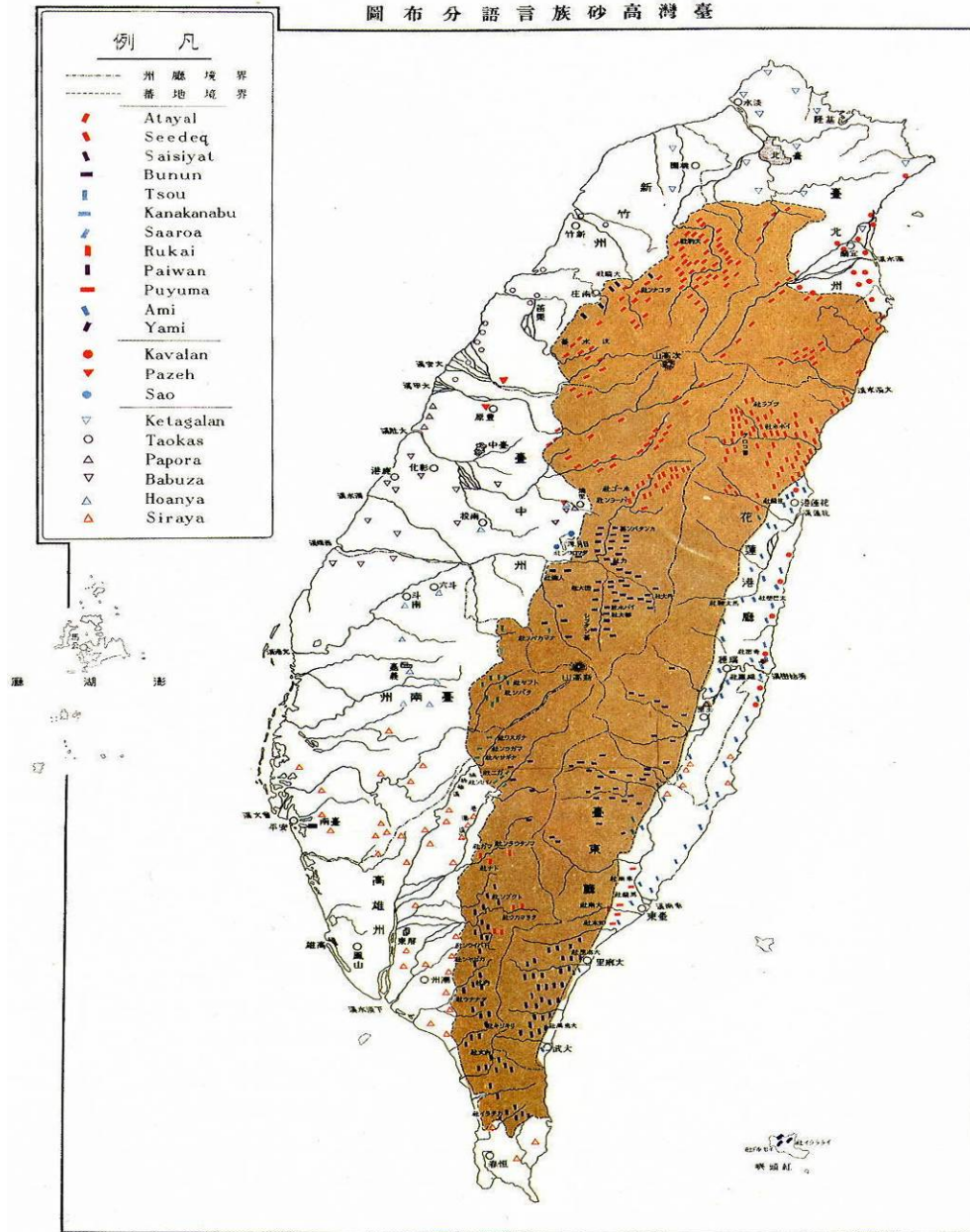
【附圖 4.1】漢語在海外分佈圖（《中國語言地圖集》B16b）



【附圖 4.2】漢語在南洋羣島分佈圖（《中國語言地圖集》B16）



【附圖 7】「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載《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
說集》(1935))



【附圖 8】台灣客家方言島消失示意圖（原載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1992）

臺灣客家方言島消失示意圖

1989 年洪惟仁繪

